

## 螢火蟲

螢火蟲一閃閃發光，光芒摩娑潮濕的黑色空氣，明滅閃爍，像一道道從人們身上溢出、即將消逝的念頭朝四野觀望，旋轉著微弱氣流，捲起幽靈般的尾巴，螢火蟲的光芒，將葉尖上懸盪的卵囊、土壤間未眠的菌與長眠的籽、還有遊晃各處什麼都還不是的渣滓，捧起、拋擲、迴旋，融合成一片光霧，如一道宇宙星塵，發出若又似無、彷彿海底沙塵攪動時的細微噪音，環繞在整片預售建地的圍籬中。

有時候我實在受不了這些在耳邊窸窣窸窣的呢喃，螢火蟲總是反覆叨唸著誰弄丟了什麼。一整年下來，雜貨店老闆丟了好幾次一條鐵鍊的鎖頭鑰匙。每晚店休時，老闆撈出鐵鍊，繞行擺在門口外的飲料櫃三圈，將整個冰櫃拴緊，而他開關冷藏櫃的手總是顫抖著、冷冰冰的，時常分不清掌心裡握著的是玻璃瓶還是寶特瓶，放下的是鋁罐汽水還是不鏽鋼鑰匙，鑰匙因此遺落各處，有時冰在冰箱裡，有時關在糖果罐中，也有幾次就跟著酒斫箱或客人的購物袋一起被提走了；床頭貼滿水果月曆的人，遺失的東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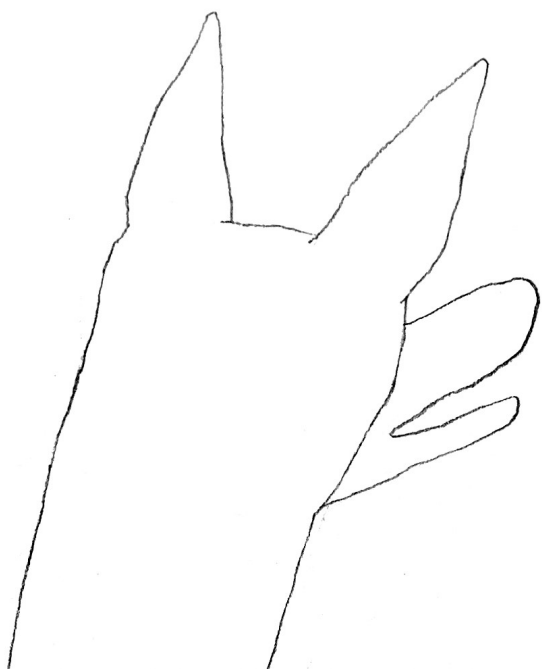
多了，她沿路撿拾的紙片隨著她在風裡晃蕩，不斷從口袋散落，以至於當她想用那雙佈滿斑駁刺青的手在腦海撫摸過往時，卻時常想不起曾深入其中的風景細節。有次她連整本貼好紙片的剪貼簿也掉出口袋，使她再也沒有跨過大水溝另一側的記憶；還有那個酒空，其實他並不在意搞丟什麼吧我想，但他的東西總是能夠在街上各處被發現，十幾顆四分音符，掉出五線譜外活像血藤種子，還逼波的發出瓶蓋彈開瓶口時的清脆聲響，成串的十六分音符纏在倒地鈴上互相撞擊，反覆記號成堆落在路燈下，浸著濃濃酒意，街上也不時散發濃度不同節奏踉蹌的發酵氣息。有時也有整段音節，像被颱風掃落的巨大招牌，歪斜的插在人家的窗玻璃上。有些窗玻璃上鑲嵌著五彩光芒的貝殼，如閃耀的鱗片，讓小鎮的各角落都隱約閃耀幽微的雷射彩光，特別是拂曉時刻，光線柔軟的觸碰小鎮幽暗的夢，貝殼也似乎瑟縮了一下，並且開闔著牠珍珠光澤的內側，晨光於是波浪般地搖蕩起來，而我們這時便恍然以為自己置身在波光粼粼的海水中。但我從沒見過誰去要回它們。

沒有什麼遺失物被要回去過。只有螢火蟲什麼都不放過，牠們整個春天來回逡巡，就為了翻出經過冬天後被忘得一

乾二淨的東西。

遺失是必經的過程不是嗎？必須將握不住的事物丟棄，才能夠繼續爬行。螢火蟲不懂，被整座小鎮失落的情緒牽引，每年都要這樣四處蒐羅，找回地球繞行太陽時被陽光放棄的事物。搞得這一道道隨牠們起舞的懸浮光流整夜像美麗泡泡旋轉著世界的倒影，使你發楞，讓你失眠、噴嚏、恍神、囁語，突然懷疑自己是不是也丟了什麼、或被弄丟了。所以，在螢火蟲四處飛舞的夜晚，最好把自己藏起來，免得失眠、噴嚏、恍神、囁語，突然以為自己是不是.....

牠們會找到我嗎？





## 琥珀

轟轟隆隆、搖搖晃晃的甘蔗火車來了，顫動著甜膩氣息的溫熱空氣中，響起鐵栓轉動的摩擦聲，一陣陣咿歪作響，接著藍的、紅的、綠的油漆鐵門，一扇一扇被推開，衝出後門的孩子尖聲叫喊「來了！來了！」，彈跳著腳跟在龍眼、芒果、木瓜樹推出土面的板根間跳來跳去，急切的守在鐵軌旁，熱烈盼望著那條正一路咳嗽、緩緩前來的黑色大蟲。

落葉、蝴蝶屍體、一圓五圓硬幣被放在鐵軌上，正穿越街道而來的老菸槍火車頭吐出濃濃黑煙，咧嘴一笑，不帶勁便輾過所有孩子呈上的貢品，算是接收了。手腳俐落的大孩子率先跳上菜籃般無蓋的黑色車廂，拉扯成堆的甘蔗，沿路丟放。後頭跑得慢的孩子，嚷叫著也要也要！直到所有奔出屋子的孩子都抱有一根甜甘蔗，大孩子才跳下仍緩步佝僂前進的車廂，帶著滿足獵人般勝利的笑容大步往回跑。

狗從遠遠的地方就追著火車，追過凹扁的硬幣和半片枯葉蝶，追過地上橫躺的甘蔗，一路追著火車大聲吠叫。

狗一直跑。草蓴、野覓、昭和草，一隻白狗跑過去了。雞屎藤、魚腥草、西番蓮，一隻黑狗跑過去了。蠅翼草、白骨株、磨盤子，一隻白底花狗跑過去了。一座貼有村民認養貼紙的光明路燈下，一隻黃狗轉進小巷，在土地公座前放下嘴裡的甘蔗，抖抖滿身鬼針，抬腿給小廟撒一泡尿，又氣喘吁吁跑過去了。

甘蔗汁在纖維與齒縫的擠壓下汩汩滲出，半透明的金黃汁液，溢出唇齒，漫流指間。蔗汁悄悄凝固著嚐到甜的孩子。狗把琥珀般的金色孩子都撒尿做上記號，又追著火車去了。





## 月光犬

狗站在頂樓水塔上對著月亮吠叫。

狗叫了許久。

從夜市的第一攤捲筒纜線插頭插進公用電筒插座，纜線沿著攤位鋪設出的臨時街道一路捲放蛇行繞回攤桌下，第一盞掛燈亮起，狗就開始叫。

最後一盞麻將攤的霓虹燈球被收進貨車，把錢賭完、懷抱著 Hellokitty 大布偶的男人向攤商老闆的貨車揮手，一邊摸摸酸麻無肉的屁股，任腳跟拖徙地面，緩慢踱步離去，狗仍站在水塔上，朝著爬向西邊的滿月吠叫。

一尾一尾，彷彿隨著湧動的潮水，從深海地底擺動尾鰭悄然出沒街道的清道婦，在月光明恍惚的此地，大力揮動操控她們路徑的竹掃把，將夜市遺留下來的金魚嘆息、氣球的尖叫、食客的飽嗝、碰碰車的瘀傷.....鏟進巨大、深邃的垃圾袋中，迂迴拖行。

狗還在叫。

天空中，雲朵掩映的後方，月亮似乎瑟縮了起來。狗不時吹起狗螺，或也張狂地又叫又跳，遠遠望去，像一團黑色的火，在屋頂上失控地抖顫。

一陣細微的幼犬呷嗚聲，那麼稀薄，從反覆脹縮著垛垛黑霧的寧靜海火山口嫋嫋飄出，狀似雲煙，又像誰的菸霧，微弱的幼犬叫聲與裊裊黑煙裡，月光燦爛的噴發開來，如雨點的光粒子往地球表面緩緩流瀉而下，靜悄悄地墜落。在燦爛的光海中，一枚狗模樣的光被拋出，屋頂水塔上伸長脖子久候的狗，咧開嘴，吞下這塊與牠相同形體的光。

一柱銀湯似的光流從頂樓躍下。落地的狗發著光，在無人的街上徹夜奔跑。

脖子上的鈴鐺，響徹雲霄，卻像狗沒有的影子，在風裡呼嘯。沒有誰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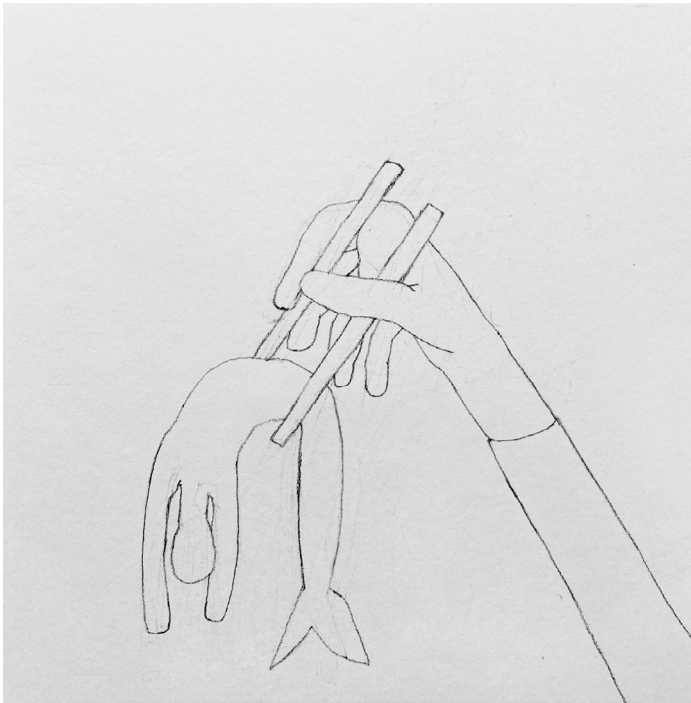
## 酒鬼的餐盤

魚尾從棺材大的保麗龍盒中被取出，放上鋪滿冰塊的不鏽鋼大桌上。

「大尾，青！」酒鬼拍拍魚尾，像拍自家狗的屁股。

「切一塊。」

酒鬼拎著塑膠袋裡的魚肉切片，哼起腳踝開著玫瑰花的人的歌，逛著燈光閃爍的夜市。酒鬼希望這一塊煎起來有她的歌聲。



## 魔法書

我在 10 級大小的明體字之間來回折返跑，一直找不到剛被丟出的樹下那一撇。

我在每個逗點、頓點、句號任何標點符號的空間裡嗅著，想找出那一截佚失的小樹枝。遇到整排沒有標點符號可鑽過的長句時，我就高高跳起來，直接躍過整串句子，「門」和「欄」字被我一腳踹翻，直接闖過去。我聞到隔了三條街、三道字牆的地方，有那一撇小樹枝的氣味，匆匆忙忙奔往味道傳來的方向，途中撞倒了幾顆昏睡的字。「眠」「夢」被我腳尖踢到時，還以為那條蠹來了，驚嚇得眼睛幾乎要掉出來。我終於衝過這幾道字牆，竄進句尾趴下，使勁撥攪，好些字因此被拆解，歪歪扭扭或疊在一起，幾乎成為另一個字，就像鋼印活字被排版工人顛倒方向與擺錯位置的字。

我實在有一股莽撞的勁道，一口氣從這頁穿過下一頁，跳上書緣，昂起脖子左聞右聞，接著又馬上跳進可能插著

小樹枝的頁面。書本因為我的腳步而快速地翻頁，書頁上也浮現許多我的腳印。字被我踩糊了，句子被我踩斷了，橫與豎之間的空白柵欄也被我踢倒了，突然失序陷入慌亂的字，彷彿衝出圍欄的牛馬，轟轟烈烈踢踏腳跟，尾隨著我四處衝撞，像一群無人眷養的野獸。

我領著自由而失控的獸群在紙頁上浩蕩奔馳，紙頁上於是滿佈著明體字型跑斷的腿與撞落的犄角、蟹甲與骸骨，沾黏飛揚的毛鬚，這些獸一般的文字們，因此更添神祕寓意，使得拾獲書本的小孩像得到一本古老密笈，日日夜夜以我踩踏的痕跡揣摩書的走向。

小孩將書頁撕下，摺成他在書頁間辨識出的動物。「等等我」是一頭驢子。「雨下得唏哩嘩啦」是一隻黑色的鳥。「天使哭了」是墜落的吉丁蟲。「已經在那裏躺了幾個世紀」是一隻巨大章魚。小孩騎上他用許多張紙摺出的狗，舉起紙捲長槍，雙腳一夾，大喊「衝！」。我用甩耳朵，豎直閃電尾巴，邁開小孩摺給我的六條腿，張開六張翅膀，衝破窗櫺上滿織的蜘蛛網，一躍而下！

